

· 評 劇 ·

胭脂判

曹克英改編

遼寧人民出版社

人 物 表

胭脂：年十九，性剛強而多情。

卞伯祿：年五十許，獸醫，性倔強。

胭脂母：年五十許，性固執。

王氏：年二十五、六，輕佻善戲謔。

宿介：年二十許，紈袴子弟。

毛大：年二十許，巷頭無賴，酒色之徒。

鄂秋隼：年二十，性溫口遲，懦弱書生。

姚本善：年五十許，昏庸無能。

吳南岱：年四十許，慣思善查，剛柔俱備。

趙老德。

四皂隸。

二班頭。

四龍套。

門子。

班頭甲、乙、丙、丁。

牛五。

馬秀。

張存德。

趙好善。

老道士。

第一場 多情女一見傾心

時 間：傍晚，天邊映出彩霞。

地 點：短牆院門，十分幽靜。

人 物：胭脂、鄂秋隼、王氏。

〔幕啓，胭脂出門望父〕

脂：（唱）紅日欲墜西山下，
層層彩雲映晚霞，
備妥晚炊泡好茶，
等候着老爹爹轉回家。（眺望）

王：（唱）用罷了晚飯到卞家，
借來綉針把花扎。

（見脂眺望，隱其身后。）

脂：爹爹呀，爹爹，天色已晚，你怎麼還不回來呢？

王：（學父聲）為父回來了！

脂：（驚）你又來占我的便宜，我要撕你的嘴！

王：（央求）好妹妹，饒嫂子這一次吧！

脂：如有下次呢？

王：叫我舌尖兒上長疔！

脂：哼！你拿盟誓已當兒戲了。

王：反正是不靈，胭脂妹妹，怎麼卞大伯還沒回來？

脂：是呀！茶飯早已备好，只是他老人家還未回來。

王：咳！這老头子，整天的給牲口診災治病，家里事兒，一點兒

也不过問。

脂：爹爹作獸醫，早出晚歸，終日忙碌，家中之事，就顧不得許多了。

王：別的事不管，倒也罷了，妹妹的終身大事，他不提不問，難道養你作“家管佬”嗎？

脂：你又拿我作要，小心你舌尖上生疔！

王：我的好妹妹，你今年已經十九歲了，這花开花落才有几日紅呢！

（唱）嫂子我今年二十五，
十年以前就做了媳婦，
誰曾想作了一個商人婦，
他長年不在家拋我受孤獨。

脂：你就該捎信叫他回來呀！

王：（唱）男子離了家，好似脫韁馬，
出門有日歸期無。
我不能甘受這孤單的苦！

脂：你便怎樣呢？

王：（唱）我……雖是守活寡，总算有丈夫。
妹妹今年十九歲，
老夫妻左挑右選還未聘出。
倘落個高門不成低門不就，
要知道，紅顏一過青春無。

脂：（頓有所感）唉！王家嫂嫂，這些閑事不講也罷！

王：唉！有道是耳不聽心不煩哪！

脂：請嫂嫂到房中坐坐吧。

王：我來跟你借根兒綉花針，想扎付枕頭頂兒。

脂：我們進房去取。

(二人下，鄂生扫墓歸來，行經院門。)

鄂：(唱)雀鳥归巢日落西山，
家家屋頂升起炊烟，
妻兒老小团团坐，
欢欢乐乐進晚餐。
恨我秋隼福薄命淺，
嘆我賢妻早赴九泉，
適才坟前腸欲斷，
兩眼哭紅泪流干！……

(脂送王出，見隼拭淚，脂竊視。)

鄂：(唱)進巷來，恐人笑我是痴心漢……(拭淚，突然發現王、脂，匆匆而去，脂竊望。)

王：(猜中脂意)

(唱)胭脂她見秀才动了心弦，
这才是蜜蜂無心花兒却有意，
我何不趁机戲她一番。

(白)妹妹，你看这位秀才，見了咱妇道人家連頭都不敢抬，
看起來真是個老实的書呆子呀！

脂：嗯！……

王：按妹妹的人品，得配这样一位秀才，才是郎才女貌，女貌郎才呀！

脂：(羞)你又來……

王：妹妹，你可認識此人嗎？

脂：我……怎能認識他呢！

王：提起这位秀才來，嫂嫂我知根知底啊！

(唱)人家是宦門子弟費門生員，
他亡父曾作过孝廉官。

他名叫鄂秋隼年方二十歲，
我娘家住路北他家在路南。
世間的美男子千千万，
誰能比鄂秀才溫柔典雅情深意綿，
十八歲娶來了鄭家女，

脂：（失望）這鄭家女倒是個有福氣的呀！

王：（唱）有福的人兒却埋在了南山。

脂：莫非她……

王：（唱）你沒見鄂秀才雙手直擦眼，

也許是去上坟痛淚未干。

你沒見鄂秀才穿了一身素，

那就是替亡人戴的孝衫。

脂：為亡妻穿孝，世間少有，看來他倒是個有心的人哪！

王：（唱）有心的人，情意兒綿綿，

鄂秀才到如今不忍續弦。

倘若是胭脂妹妹你看中，

嫂子我願替你把紅綫穿！

脂：（默然不語）……

王：（戲弄）好妹妹，別害羞，對嫂子說心裡話，只要你願意，我就去作媒，說呀！

脂：（雙關語）好嫂子，你就快去吧！（推王，急下。）

王：（旁白）看來，真是女大不可留！（下。）（幕落）

第二場 遭惡言激起懷恨

時 間：前場數日後。

地 點：巷口。

人 物：宿介、王氏、毛大。

〔二幕外〕

宿：（上）（唱）窗前苦讀十余年，

寒毡坐透鉄硯磨穿，

虽然功名未得就，

却落个，風流才子乐安然。

（白）想我宿介，胸怀滿腹文墨，怎奈功名無份，無份就無份，有道是官場是非多，在家中作个風流儒士却也逍遙自在。我与王氏幼年相交，今日閑暇無事，不免去会她一会，豈不快哉人也。

（唱）功名未就心無怨，

免受官場是非牽連。

鮮花美酒情人陪伴，

逍遙自在勝過坐官。

不覺來到小巷口，

王：（持針上）

（唱）綉好了枕头頂去把針还。

宿：啊！娘子……

王：（制止）噓！（四处望）这不是在家，你要留点神！

宿：是呀！若被旁人看見，豈不有失体面，冒失啊！冒失！

王：快別冒失啦！我的風流才子，这不是說話的地方，你先到我家坐一会兒，我这就回來。

宿：娘子，为何不來陪我同坐呢？

王：我把这根綉花針給胭脂送去。

宿：啊！这是胭脂的綉花針？

王：是我借來給你綉枕头頂的。

宿：(以鼻嗅針)綉針哪綉針，你終日握在美人之手，你倒是好福氣呀！

王：(蕙意)可惜你這份才子命太薄啦！

宿：但不知她可許配了人家？

王：她正為找不到婆家犯愁，如果你願意，我給你當這份大紅媒，好不好嗎？

宿：這……娘子不必多疑，學生怎敢得花望枝。

王：哼！既在江邊站，就有望水心！

宿：娘子放心，學生若有他意，天地不容。

王：書呆子，別天呀地呀的啦，(附耳)快回家等着我去吧！

(毛大在幕後咳嗽，宿、王驚，宿急下，王與毛相遇。)

毛：(辭醺醺地)哈哈，這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呀！

王：(應付)嘿嘿，雖然相會也沒緣哪！

毛：你就願意說笑話。

王：這可是真心話！

毛：真的？

王：真的！

毛：好啊！你能當我說真心話，可就是我的知心人啦，哈哈……

王：(厭煩地)哎喲！看你这股子酒味兒啊！

毛：哦！張家辦喜事，喝了兩盅酒。

王：誰家辦紅白事情也少不了你呀！

毛：當然嘍，沒有我毛大，事情就辦不成！

王：對了，沒有你毛大，便宜酒就沒人喝啦！

毛：你討厭酒？我以後決不再喝啦。

王：喝與不喝，與我無關，對不起，改日再見！(欲走。)

毛：啊！我好心好意特來看你，你能忍心走嗎？

王：在這兒看見我就行啦唄！

毛：眼看到你家門口啦，進屋坐一會兒不好嗎？

王：有道是寡婦門前是非多，我丈夫長年不在家，咱倆在屋一坐，你不怕旁人說三道四嗎？

毛：哼！我毛大從來不怕這個。

王：你不怕，我還怕呢！（欲走。）

毛：（急攔）別忙，別忙，我還有話說呢！

（唱）我的好心人，你別發煩，

你的心思我了然，

你看白花花銀子整五錢，

它能够，買米買面買油鹽。

你看：藍瓦瓦的細布九尺半，

它能够，做襖做褲做鞋穿。

只要你能遂了我的心願，

米面你吃，衣裳你穿。

王：哼！

（唱）藍布雖細我不愛，

白銀雖好我不貪。

勸你不要渾心瞎眼，

可知我，走的正來行的端。

毛：什麼？你再說一句！

王：（唱）可知我，走的正來行的端！

毛：哼！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当着真人別說假話，什麼事能瞞過我毛大這兩只眼睛去，勸你还是……

王：毛大！

（唱）你三番五次來糾纏，

真真是不知羞耻不覺難堪！

毛：哼！我要把你的丑事兒說出來，我看你却是有點要難堪！

王：啊！

毛：你的情人我知道！

王：捉賊要贓，捉奸要雙，你說是誰？

毛：這……反正是個男的！

王：不搬塊磨盤照一照，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氣下。）

毛：呸！你也配比作天鵝？誰不知道宿介是你的野漢子。哼！小賤人，少發狂，毛大要捉野鴛鴦，你就等着看吧！（憤然而下。）

（幕落）

第三場 冒名夜戲相思女

時 間：初夜。

地 點：胭脂臥室。

人 物：胭脂、卞伯祿、胭脂母、王氏、宿介。

〔胭脂病恹，臥于榻中〕

脂：（唱）心念念，意沉沉，

時刻不忘那日黃昏，

天邊彩霞映紅日，

門前走過來一位斯文。

探知他是鄂秋隼，

王氏嫂甘願作冰人，

半月光景渺無音信，

莫非說：一片痴想化為灰塵？

秀才家，是宦門，

莫不是：嫌我胭脂人丑家貧？

再不然王氏嫂有口無心，

故意要笑我这痴心人？

(忽聞脚步声，側耳細听)

耳听門外脚步声，

想必是秀才差來媒人？

(掙扎欲起，母端藥上。)

母：兒啊，藥已煎好，快快用了吧！

脂：母親為兒煎湯熬藥，女兒實實的不忍哪……

母：兒啊，我二老這大年紀，只生你一個，只要我兒病好，就是全家的福氣呀，快快用藥吧。

脂：難得母親這一片好心，怎奈女兒這病啊……

母：怎麼樣？

脂：并非草根苦水所能治好的呀！

母：兒呀！你爹爹與你調治，為娘是不放心的，這是你張家伯父親手開的藥方，為娘親手所熬，是用下就會好的呀！

脂：母親，你不曉得女兒的病原哪！

母：我雖不知，你張家伯父，是起死回生的世代名醫，他總會知道的呀！

脂：外人是越發的不曉得了。

母：我兒不要任性，快快用藥吧！

脂：女兒少時再用吧！

(母女糾纏，卞伯稜匆匆而上。)

卞：(唱)趙家牛起瘟，李家馬生病，

清早起忙到掌上燈。

吵吵嚷嚷難脫身，

誰知道，獸醫家中有病人？(急入室)

兒呀！你的病今日可曾好些嗎？

脂：連累爹爹挂念了。

母：今日還是水米未進哪！

脂：爹娘不必为兒擔憂，回房歇息去吧！

卞：兒啊，你終日茶飯不用，日漸消瘦，若有好友，豈不叫我二老……

母：這是她張伯父親手開的藥方，說是藥下病除，怎奈她只是不肯用！

脂：兒少時再用也就是了。

卞：我兒不用就不用吧，待為父予你診脈。

母：我女兒的病，可不用你來調治。

卞：却是為何？

母：你是獸醫！

卞：哎呀呀，我雖是獸醫，也善治人症哪！

母：要治給旁人去治，叫獸醫給我女兒治病，我嫌喪氣！

卞：耽誤了我女兒的病症那個担代？

母：治錯了我女兒的病症那個担代？

卞：我是一定要治！

母：我是一定不允！

王：（聞吵聲急入）哎喲，老夫妻怎麼又吵起來啦？

脂：（驚喜欲起）王家嫂嫂，你來的正好！

母：是呀，王家嫂嫂，你來的正好！

卞：王家嫂嫂，你是會講公道話的，你妹妹生病，我治得治不得？

王：當然是治得呀！

母：王家嫂嫂，他是作什麼的？

王：有名的獸醫呀！

母：招哇！這獸醫怎能給人治病哪！

王：說的也對……

卞：我还是要治！

母：我还是不允！

王：別吵啦，既然我妹妹有病在床，你們老夫妻一味兒的爭吵，豈不叫病人更上火嗎？

母：可也是啊！

脂：爹娘回房歇息去吧！

卞：我兒安心靜養！

母：你王氏嫂嫂陪你作伴。

卞：明日為父予你調治。

母：我們就是不讓他調治！

卞：啊！我們回房去講！（氣下。）

母：好！回房去講。（進下。）

王：這老夫妻倆，肝火還是這麼盛啊！

脂：哎呀！嫂嫂啊！你若再晚來兩日，只恐你我難得見面了啊！

王：好妹妹，我十幾天沒來，你怎麼病成這個樣兒啦？

脂：咳！你若早來看我，也許到不了這等地步啊！

王：我那知道你得病啊！妹妹，綉針放在這兒吧！

脂：（試探地）嫂嫂，你十幾日未來，想必是回娘家去了？

王：咳！這幾天只顧扎枕頭頂啦，連門兒都沒空兒出呀！

脂：（驚）怎麼，你當真的未回娘家？

王：連炕都沒下過呀！

脂：（失望）咳！怪我想錯了！……

王：好妹妹，你这病是怎麼得的呀？

脂：咳！好心的嫂子呀！

（唱）嫂嫂若問得病原，

非是中暑與傷寒，

嫂嫂呀，你还記得那日傍晚？

王：一天有一個傍晚，倒是那個呀？

脂：（唱）你來借綉花針在籬笆門前，

王：(大悟)哦！我想起來啦，就是有一位秀才從門前路過的那個傍晚吧？

脂：(唱)自那日，到今天，
昏昏迷迷神倒魂顛，
半月光景不算短，
茶飯懶進病倒床前。
倘若是嫂嫂你來的再晚，
只恐怕妹妹我埋在了南山。

王：(旁唱)听胭脂，訴病原，
又好笑來又可憐，
半月前說的玩笑話，
誰曾想，實心眼兒的姑娘把相思病來纏。
我何不順水推舟把她試探，
探探她敢不敢偷香求歡！
妹妹呀，我本想早到鄂家拴紅綫，
怎奈是，我丈夫沒回來無人把家看；
既然是妹妹你病體沉重，
這件事嫂嫂我替你周旋。
若不然，先給秀才送個口信？

脂：(寄托希望)啊！什麼口信兒？

王：(悄聲對脂)

(唱)叫秀才，夜晚到此團圓一番！

脂：(驚，嘆)好心的嫂子啊……

(唱)怪胭脂情重過痴心，
才得下冤孽症難以告人，
事到此顧不得廉耻閨訓，
咱姑嫂多年相處可謂知心。

自那日，自那日門前巧遇鄂秋隼，
又蒙嫂嫂訴其為人，
誰能替亡妻身穿孝，
足見秀才情厚意深。
因此我，日夜難忘心相印，
願許終身侍枕寢，
願鄂郎不嫌胭脂家貧，
願嫂嫂為我作冰人，妹不忘恩。
倘若是，倘若是請鄂郎夜來私會，
胭脂我寧病死不敢相从！

王：（敬佩）（唱）妹妹的話兒實可敬，
姑嫂間說句笑話兒可別當真，
請妹妹寬心養病且耐等，
做媒的事兒包在我的身。

脂：有朝事成，妹當重謝。

王：咱姐倆還說得着謝嘛，我要走啦。

脂：待妹去送……

王：外面有風，你可別動啊！

脂：我這病……好些了。

王：哎呀，這服藥可真靈啊！

脂：你又來拿我取笑。

王：下次不敢，我走啦。

脂：嫂嫂，你……你要快些回來呀！

王：放心吧，不出三五日，送來好消息。（下。）

脂：（思索）不出三五日，送來好消息……看來，王氏嫂嫂却是個好人哪……（至桌前，對鏡飾妝，驚）啊！數日的光景，竟病成這等模樣了？……倘若三五日內，鄂家來人相親，叫我怎樣去

見哪？這便如何是好？如何是好？……（頓時清醒）咳！胭脂啊胭脂，你是過于的性急了啊！

（唱）似憂似喜恍恍惚忽，

憶起往事我的命兒孤，

無兄無弟無姐妹，

父母愛如掌上珠。

老爹爹，不肯招來貧女婿，

願攀高門選貴夫。

數年來，高門不成低門不就，

到如今，一十九歲未聘出。

盼只盼王氏嫂從中相助，

盼只盼鄂秀才肯脫孝服。

倘若是與鄂郎配成夫婦，

獸醫的女兒願已足。

胭脂想到歡心之處，

只覺得身輕氣爽病已無。

（乘興挑亮燈光，復對鏡飾妝，梆聲二响。）

宿：（躡足溜上）

（唱）樵樓鼓打二更梆，

宿介偷偷溜出了蘭房。

適才間，王氏無心順口講，

我却有意學張郎，夜跳花牆。

（進院，洞察）（白）哎呀妙啊！上房黑洞洞的，鼾聲震耳，定是她二老早已睡沉，這有燈亮的窗子，定是她的房間了，待我上

前叩窗。（湊近窗）啊，娘子！

脂：（驚，急熄燈，低語）窗外何人？

宿：學生鄂秋隼到了。

脂：这……鄂郎，你……怎麼深夜到此呢？

宿：娘子不知，只因王家嫂嫂連夜与学生送信，言道娘子为学生卧病不起，学生聞此大幸而又不幸之音，是怎能坐的住？是怎能睡的着？故而深夜冒險。一來探病，二來私会，以慰娘子之心也！

脂：咳！鄂郎啊！

（唱）劝鄂郎，莫高声，

惊动了上房二老事难成，

鄂郎啊，……

我为你尝尽了相思苦，

盼的是，偕老百年共枕寢。

鄂郎果有爱妾意，

願鄂郎速速請冰人。

宿：（唱）娘子講話令人可敬，

豈不勝过我这讀書人，

娘子啊，念我深夜來到此，

恳求娘子半开房門。

一握綉手为憑信，

不負我苦奔的一片痴心。

脂：鄂郎，你何必如此……

宿：娘子，只求一握，学生就走！

（語無奈開門，宿急闖入，欲行無礼。）

脂：（厲声喝之）住手！何來狂徒，冒名到此！

宿：这……学生是鄂秋隼啊！

脂：我素知鄂郎，为人温良，你如此狂暴，定非鄂郎！

宿：娘子不必多疑，学生确是秋隼在此！

脂：你既然是鄂郎，知妾得病情由，就該見憐的才是，倘若再行